

15 基督徒应如何面对种族主义？

任小鹏

2020年，非裔美国人弗洛伊德被警察当街致死引发的抗议刚过去，针对亚裔的枪杀案又再次出现。梳理美国基督教史，我们会发现一个既苦痛又尖锐的事实：虽然历史上很多基督徒一直致力于反对奴隶制度、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但是美国教会却时常无法摆脱种族主义的困扰。

枪杀背后的种族歧视

2020年3月16日，在美国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发生了三起枪击案。8人遇难，其中6人为亚裔，包括1名华裔。

枪手21岁，是亚特兰大北郊一间白人福音派教会的会友。枪击案发生后，社交媒体上流传出枪手的视频，他自称喜欢上帝和枪。据《纽约时报》报道称，枪手中学时代信仰富有热情，每天都带《圣经》去学校，并经常带领敬拜。他所在的教会是一间保守的浸信会。去年美国新冠疫情严重，失业激增，种族冲突不断。6名亚裔被枪杀的仇恨犯罪事件，激起了人们对种族主义的不满，很多城市相继爆发反对歧视亚裔的万人抗议活动。

事发后，其所在的教会宣布取消凶手的教会会籍。牧师在主日的祷告中提道：“我们心中充满各样的情感，忧伤、愤怒、悲哀和不解。

但是父啊，我们知道这都是罪的结果，提醒我们人的完全败坏。”¹⁰⁴

针对这次枪击事件，亚裔美国人基督教合作组织负责人、任职于芝加哥惠顿学院（Wheaton College）的韩裔美国人雷蒙德·张（Raymond Chang），当他得知犯罪嫌疑人是一间福音派教会的成员时，并不感到惊讶。他说，“白人福音派基督教教堂和场所面临的困难之一是，他们难以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谈论种族和种族主义，并创造了种族主义和白人至上主义可悲的蓬勃发展的条件。”¹⁰⁵

我们不能认定该教会的教导有种族倾向，但是我们要如何理解凶手所言的喜欢上帝和枪，以及其对亚裔的仇杀举动？

今天的美国，有着全球最大的基督徒群体，也是基督教最有活力和影响力的地方。但美国（美洲）历史上奴隶制度和种族隔离延续数百年，至今美国的种族歧视问题还被人诟病。

保罗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饮于一位圣灵。”（《哥林多前书》12:12-13）使徒保罗在宣教途中，写下这封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信中所宣扬的基督教普世主义理念是早期基督教从边缘教派成为罗马帝国最大信仰群体的重要原因。这一普遍主义，在基督教的历史上，不断成为真理的见证，带领很多人归向基督。但是伟大的真理在现实中也时常遭遇玷污和扭曲。

本文中，笔者试图分析美国历史上基督教与种族主义的复杂关系，

104 Amir Vera, “Church removes Atlanta shooting suspect from its membership,” CNN (21 March 2021), <https://www.cnn.com/2021/03/21/us/crabapple-first-baptist-church-atlanta-spa-shootings/index.html>.

105 江南，“8人遭枪杀 6亚裔女性 亚特兰大枪手连环血腥屠杀三按摩店 关于凶手目前所知的一切”，纽约华人资讯网（微信），2021年3月18日，https://mp.weixin.qq.com/s/cAdCaxwELJEBL5vl_P2oiA。

并反思作为基督徒要如何面对种族主义这一人类社会的顽疾。

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的滥觞

种族主义源自近代，而非人类古代的产物。在人类历史上，不论是古希腊、罗马，还是古代中国，不同族群之间的冲突十分常见。但是这种野蛮和文明的划分不是绝对的，因为落后的一方可能通过学习、变革等方式实现自强。如战国时期的楚国、秦国曾游离于中原文明之外，一度被中原人鄙视，但是当其强大之后，中原诸侯也只能望其项背。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被汉人冠以“蛮夷”之名，但是当鲜卑、蒙古强大之后南下建立政权，汉人与其通婚又十分常见。

在西方，尤其是罗马的政治体制，虽然有奴隶、自由民和贵族的对立，但是奴隶却有通过努力成为自由人、甚至是贵族的可能。在罗马的征服中，俘虏了大量的奴隶，但是罗马帝国又不断赋予被征服地区居民以罗马公民权，进而实现多种族的共存。新约时代的犹太人就是如此。虽然巴勒斯坦一带的犹太人在政治上归属罗马管辖，如委任巡抚治理，但是犹太人拥有自己的宗教体系和自我管理架构，具备相当的民事权利。很多犹太人也具有罗马公民权，如保罗，罗马公民权一度成为保罗宣教中的身份保护。中世纪时期，北非的海盗时常抢劫基督徒作为奴隶，而拜占庭人则前往东欧抢劫斯拉夫人作为奴隶。但是在整个中世纪，奴隶制度从未没有成为社会的支柱性经济结构。

奴隶制度成为大规模的社会经济支柱始于近代欧洲的殖民运动。1493年，哥伦布发现美洲，随后西班牙和葡萄牙向美洲的殖民展开。由于殖民者配备了先进的火枪，印第安人不堪一击。加之殖民者带来了美洲印第安人从未感染过的天花、斑疹等疾病，到17世纪初，美洲印第安人的数量减少一大半。由于美洲丰富的银矿，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者遂强迫印第安人从事奴隶性劳动，死亡率极高。后来甘蔗、

咖啡种植园的出现，更强化了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奴役性驱使。殖民者曾将自己征服印第安的行为比作约书亚征服迦南，以合法化自己的殖民举动。

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天主教传教士成为印第安人权力的捍卫者。他们批判殖民者的残忍和贪婪，并认为印第安人也可能成为天主教信徒，主张用平等态度对待。虽然一些天主教传教士也曾为殖民者的利益辩护，但总体而言，天主教神职人员充当了殖民者与印第安人的缓冲。1537年教皇保罗三世发布教令，禁止奴役印第安人，他希望印第安人能变成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在教令中称，印第安人是真正的人，不能当作野兽来对待。¹⁰⁶

由于印第安人的大量死亡，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后来英国人加入）遂大量从非洲贩卖奴隶。18世纪，非洲奴隶一般是被卖到巴西和加勒比海的种植园。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黑奴在拉美与印第安人和白人的融合度相对较高。在16世纪，由于当时鲜有女性前往美洲，殖民者多是年轻单身男性，殖民者遂与当地印第安女性通婚，从而产生出梅斯蒂索人。¹⁰⁷后来很多梅斯蒂索人又与黑人通婚，这种混血人种后来成为美洲一些殖民地（如巴西）的主要人种。西班牙文化（包括葡萄牙）、印第安文化和后来非洲黑奴带来的非洲文化逐渐发生融合。拉美社会的这种文化混合，是今天拉丁美洲虽然人种多元，但是却没有明显种族冲突的重要原因。

但是在北美，情况有很大不同。早期移民美洲的英国人，尤其是清教徒，基本上全家一起移民。因此新英格兰地区的人口数量增长很快，几乎每20多年就会翻倍。由于人口增加，土地需求增加，其不断

106 这一段历史可以参见 Mark A. Noll,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2019, 第一章。

107 梅斯蒂索人：是西班牙语（Mestizo）与葡萄牙语（Mestiço）中的词语，曾于西班牙帝国与葡萄牙帝国使用，指的是欧洲人与美洲原住民祖先混血而成的拉丁民族。

侵占印第安人的土地，并导致战争不断。不过，新英格兰地区是商业地带，农业不发达，农产品多依靠进口，其对奴隶依靠不大。非洲贩卖的奴隶多从事家政和简单手工业而已。这一时期进口奴隶的多是弗吉尼亚、北卡莱罗纳和南卡拉罗纳等南方地带。因为这里气候湿润，适合开展稻米和烟草，后来是棉花种植。种植园对劳动力需求巨大，于是便大量从非洲购买奴隶，甚至很多地方黑奴数量远远超过白人。¹⁰⁸

18 到 19 世纪美国奴隶问题的争论

从 1492 年到 1807 年，英国基督徒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领导的废奴运动成功为止，大约有 770 万非洲人被贩卖到美洲为奴。如何理解这些被贩卖的黑奴，是美洲基督徒要面临的一个神学和信仰问题。为了维护经济利益，奴隶主给出的常见理由是：黑人是低贱的人种，因此被贩卖和强迫劳动是可以的，只要奴隶主保证基本的生存供给，奴隶制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经济制度。

奴隶主们甚至从《圣经》中寻找依据。一个比较通俗的解释《圣经》的方式是：非洲黑人是含的后裔，是被咒诅的种族，因此对其的奴役符合《圣经》。这是《创世记》中的故事：挪亚醉酒后赤身睡着了，儿子含进来看见父亲赤裸，出去告诉两个弟兄，闪和雅弗。二人倒着身子进去给父亲盖上衣服。含看见父亲丑态，本应悄悄给父亲遮丑，他竟然告诉其他人，这导致了含被咒诅。这种解释在中世纪不仅被一些基督徒用来作为贬低黑人的依据（人们认为非洲南部的黑人是含的后裔），伊斯兰教和犹太教也都曾用来作为支持奴隶制的宗教依据（伊斯兰教也认可摩西五经）。¹⁰⁹

¹⁰⁸ 参见坎里克·方纳，《给我自由：一部美国历史》，商务印书馆，2010，第三章。

¹⁰⁹ 这段历史可以参见 David M. Goldenberg, *The Curse of Ham: Race and Slavery in Early Judaism, Christianity, and Isla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1776年，美国革命发生之时，奴隶制度在美国南部已经成为支柱性的经济基础，而与奴隶制度相关的法律、种族观念、道德观念乃至性观念已经在美国南部固定，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很少人会对奴隶制度的合理性提出质疑。奴隶制度虽然在北部不是主要经济基础，但拥有奴隶也成为精英们的身份标识。美国建国的国父们，都曾经拥有过奴隶。

不过，国父们从情感上并不认可奴隶制度。美国建国之初，南北双方就奴隶问题有过讨论，并达成协议：1808年之后，美国不得进口奴隶。北方希望南方的奴隶制度能慢慢消亡。在这期间，美国的废奴呼声开始出现。首先是贵格派信徒坚决反对奴隶制度，随后北部的自由黑人群体通过组建协会、办报纸、发表演说等方式将废奴主张普及。很多北部白人基督徒也加入其中。这些努力试图将《独立宣言》中的自由平等主张运用到黑人追求解放的事业中，其社会影响力日渐增加。

但这一时期，南部捍卫奴隶制度的决心也日益坚决。19世纪初，英国工厂对棉花需求激增，棉花的商业价值进一步凸显，南部对黑奴的依赖进一步增加。为了捍卫奴隶制度，南部一方面强化了对奴隶的管控，加大了对逃跑奴隶的抓捕和惩罚，同时南部教会在神学上也为奴隶制做出了更多、更精致的辩护。从19世纪30年代到1861年内战爆发，奴隶问题的争论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神学问题。双方在报纸上唇枪舌剑，形势剑拔弩张。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的长老会、浸信会和循道会等相继因为废奴立场的对立而发生南北分裂。

1861年，南部宣布退出联邦，南北战争爆发。南部认为要捍卫自己的社会生活方式，北部则要捍卫联邦的统一。1863年1月1日，林肯签署《解放奴隶宣言》，宣布签署日起，解放南部叛乱各州的奴隶制度。

美国南方基督教的历史叙事与种族隔离

南北战争永久改变了美国。战争催生了北部工业的崛起和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南方种植园被摧毁，南方进一步衰落。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南部一直面临尴尬的处境。北部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主导了国家，南部失去了话语权。与失落相伴随的是怀旧。很多南部白人开始怀念曾经的辉煌，尤其是奴隶制之下南部棉花产业所创造的惊人财富。

这种失落的心态促使了美国南方基督教的历史叙事的出现。即：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南部是一个美好的基督教社会。在那里，奴隶主带领奴隶一起劳动，并将基督教信仰传播给奴隶们。奴隶和主人是家人关系，虽然打骂奴隶有时发生，但像是一种亲情般地管教。奴隶们在劳作之余，会与奴隶主一起敬拜上帝，奴隶们自己生儿育女，过着快乐的生活。但是战争摧毁了这种美好的基督教社会，野蛮的北方佬摧毁了种植园，让主人失去了财产，奴隶失去了庇护。因此，只有回到内战前的南部，南部人才能找到真正的归属。

风靡全球的电影《飘》就是这一叙事的典型。其中女主人早年的爱情故事和高贵的庄园生活，与战争之后的艰苦打拼形成尖锐的对比。从历史看这种叙事有一些真实的成分。战争摧毁了南部很多种植园，几乎每个家庭都有阵亡的男性。在战争后期，北方为加速南部投降，使用类似今天总体战的方式，这给南部带来巨大的心理冲击。战争初期，南部为筹措军费，发行大量债券，南部人在爱国热情之下，踊跃购买。但战争结束后，南部政府无力偿还，很多人一生积蓄化为乌有。

但这种南部的基督教叙述有着巨大的偏见和冷漠。黑奴在南部种植园的悲惨生活完全被篡改。虽然也有个别仁慈的奴隶主，但是奴隶制是残忍的，鞭打奴隶时常发生，白人奴隶主强奸女奴十分常见。为了防止这种黑白结合的孩子成为自由民，南部各州法律规定，孩子的

血统随母亲。这在根本上杜绝了性侵女奴所生子女成为自由人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电影《飘》在 1939 年问世之后，随即被美国的非裔民权团体抗议，认为其扭曲了基本历史事实，是一部有明显种族主义电影的原因。¹¹⁰

内战结束之后，联邦军队占领南部，开始对南部进行改造。黑人不仅获得了选举权，而且很多黑人，尤其是之前做过牧师的黑人，因为具备读写能力和道德威望，相继担任公职。黑人教会纷纷出现（之前黑人与奴隶主一起敬拜），黑人学校大量建立，包括几所高等学校。黑人社区开始成型，但好景不长，1870 年代联邦军队撤走，南部再次回到白人主导的局面。南部各州通过财产水平和识字能力筛选，剥夺经济收入和受教育水平明显低于白人的黑人群体的选举权。直到 1940 年代，美国南部黑人只有 3% 的人拥有选举权。

南部失落心态导致的恶性反弹，还直接促使了 3K 党的出现。3K 党是内战之后，美国南部白人至上主义和基督教结合的产物。其标识源于《圣经》，组织形式与教会类似。从 1870 年代到 1940 年代，南部很多地方，尤其是一些小城镇，白人男性几乎全清一色是 3K 党成员。除了反对黑人，3K 党其也反对天主教、犹太人和其他移民群体（如华人）。与 3K 党相伴随的是私刑在南部的泛滥。所谓私刑，即白人种族主义者将一些黑人私自处死，有的黑人涉嫌犯罪，而更多的只是一些荒诞的罪名，如街头看了几眼白人女性。从 1880 年代到 1950 年代，美国南部约有 5000 起有记载的私刑发生。

1896 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在公共设施中施行黑白分离合法，此判决开启了美国南部正式的种族隔离制度。种族隔离不仅适用于黑人，也使用于墨西哥人和华人。在 20 世纪上半叶，在加州和一些南部州，

110 对此的争议，参见 Jennifer Schuessler, "The Long Battle Over 'Gone With the Wind,'" *New York Times* (14 June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06/14/movies/gone-with-the-wind-battle.html>.

甚至存在着三个种族的学校系统：白人、黑人和华人。在种族隔离时期，南部基督教开始出现新变化，深刻影响了后来的美国基督教和社会。

一是，黑人基督教会成了黑人社区的核心，很多黑人牧师成为社区的精神领袖，黑人围绕教会形成有组织化的社区共同体。黑人神学和信仰传统慢慢形成，黑人的自我意识明晰化，黑人文化、历史反思逐渐发展，形成了今天美国学术界称之为的非裔文化现象。这为民权运动的展开埋下伏笔。

其二是北部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南部在经济和教育上明显滞后，南部的神学立场更加保守，并在 20 世纪初成为基要主义神学的大本营。南部的基要主义，一方面反对自由派神学，但同时在神学上也努力捍卫种族隔离制度。种族隔离是旧南方奴隶制度唯一清晰可见的残留物，是白人种族特权的最后象征。从 20 世纪初到 1950 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兴起，南部的主流白人教会（如浸信会）还依旧认为黑人是被咒诅的含的后裔，继续坚持种族隔离符合《圣经》的立场。¹¹¹

从 18 世纪到 20 世纪中期，在两百多年的时间里，美国的奴隶制度和种族隔离与社会经济、政治、神学认知和大众心态高度结合。但是非裔美国人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出以教会为中心的社区共同体和富有现实活力的神学反思，这成为后来民权运动最重要的信仰根基。

民权运动与黑人基督教

泛滥的私刑和日渐强化的种族隔离，使得南部黑人在 1920-1930 年代大量迁徙北方。在芝加哥南郊、底特律市区和纽约的哈莱姆等地，黑人大量聚集在廉价房屋中，形成了一直延续到今天的美国非裔社区。

¹¹¹ 对此分析，参见 Stephen R. Haynes, “Original Dishonor: Noah’s Curse and the Southern Defense of Slavery.” 原文请到：*The Journal of Southern Religion*, 2 Feb. 2020, <http://jsr.fsu.edu/honor.htm>.

1940年代，美国南部还牢牢处在白人统治之下。当时北部的自由派人士认为，未来改变南部种族隔离的动力只能源于北部。但是1950年代，南部的新变化改写了历史。先是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最高法院裁决在公立学校实行种族隔离违反宪法。随后，美国南部相继发生一系列非暴力抗争，并将民权运动引向深处。

1955年12月1日，在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城黑人罗莎·帕克斯夫人在公共汽车上拒绝让座给白人，被捕入狱。随后，南部的很多黑人教会和牧师们纷纷起来支持她，并号召大家拒绝乘坐该市的公交车，直到公交车公司废除车上的隔离制度为止。此后的381天里，该城市几乎所有黑人都步行上下班，有的每天要步行数十英里。

年轻的浸信会牧师，马丁·路德·金崭露头角，成为民权运动的领袖。他从福音书的耶稣伦理、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和梭罗的不服从理论中获得灵感，认为非暴力反抗不仅是效法耶稣的表现，也是种族抗争中有力的道德武器。马丁·路德·金将非暴力反抗与美国神学家莱茵霍尔丁·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倡导的爱与正义的观点相结合。尼布尔认为人类社会最高的价值是公义，而非爱，爱人如己只能适用于小范围，大的社会群体伦理必须以公义为基础。马丁·路德·金从中发展出自己的社会正义主张，认为种族隔离必须立即被废除，任何个人之爱与怜悯都无法替代制度性的改革。¹¹²

1963年，抗议活动达到高潮。几乎南部所有的城市都爆发抗议，而最激烈的发生在阿拉巴马的伯明翰。马丁·路德·金在4月来到该市，随后被捕。在狱中，他写了著名的《来自伯明翰监狱的信》。他诠释了非暴力抗争的信仰依据，并鼓励黑人和正直的白人在信仰中携手前行，为公义而奋斗。5月，该市警察使用高压水枪、电棍和警犬

112 尼布尔的主张可以参见，任小鹏，《个人道德与群体政治——莱茵霍尔德·尼布尔的基督教现实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袭击和平抗议的年轻学生和儿童，这一幕通过电视直播，引发了公愤。4个月后，3K党在该市一间浸信会教堂内安放炸弹，4名黑人小女孩当场死亡。这一事件使得南部种族隔离制度在道义上几乎破产。而与此同时，马丁·路德·金等人领导了向华盛顿进军运动。1963年8月28日，他在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发表了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此时，美国大多数白人与黑人在废除种族隔离问题上几乎达成共识。

196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影响深远的《民权法》，该法禁止在就业、医疗、教育机构和其他私人开始的公共设施，如饭馆、剧院、超市，施行种族隔离。此举，永久性废除了美国南部的种族隔离制度。

在民权运动中，虽然也有支持使用暴力的主张。比如黑人领袖，皈依激进伊斯兰教的马尔科姆(Malcolm X)。1968年4月马丁·路德·金在田纳西孟菲斯遇刺之后，全国各地也曾出现了骚乱。但总体而言，马丁·路德·金领导的民权运动，用非暴力的方式实现了美国历史最重要的一次社会变革，堪为基督教伦理影响社会的典范。

如果说，在奴隶制之下，基督教和《圣经》一度被曲解，被白人奴隶主用来维系其特权，那么在种族隔离之下，《圣经》和福音书中鲜活的基督教信仰，则成为黑人反抗不公义的灵性资源。信仰可以被人性的贪欲扭曲，但是信仰真正的生命力却无法被扼杀。黑人民权运动不仅改变了黑人的地位，也使得美国的其他族群，包括拉美裔、亚裔和印第安原住民二等公民的境况在法理上被根本性改变。

不过，种族隔离虽然废除，但是种族主义的根源难以消散。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并没有让美国南部的白人至上主义消失。相反，种族主义在一些方面，尤其是教育领域还依旧浓厚。

1954年的“布朗案”在法理上判决了公立学校种族隔离违法，但是南部公立学校还是依旧实行“黑白分离”。1957年，在阿肯色的小石城，当9名黑人学生进入白人学校读书时，遭到当地国民警卫队和

种族分子的阻挠。最后总统艾森豪威尔下令 101 空降师接管校园，才保证这些学生正常入学。为了推进种族融合，1960 年代后期，总统约翰逊开始在南部大力推进黑白合校运动。即用校车将黑人社区的孩子运送到附近教学质量好的白人公立学校读书。此举在南部引发的集体反弹。为了抗拒黑白合校运动，南部很多白人家长纷纷将孩子退学，成立私立的基督教学校。今天美国南部很多私立基督教学校都是这一时期的产物。但是私立学校学费昂贵，很多家长无法承受，一些家长就选择在家上学。于是，美国南部一所保守基督教大学包伯·琼斯大学便开发了美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在家上学教材。这所学校在美国以倡导白人至上而闻名，在 2000 年之前，该学校一直拒绝招收黑人学生，除非黑人学生已经结婚。其理由是，担心黑人男生在学校中与白人女生恋爱，以至于黑白混血。¹¹³

卡特执政时期，美国政府试图继续在南部白人学校中推进合校，试图立法规定：如果白人基督教学校中没有非裔学生，将取消其免税权。这一举动引发了南部很多基督徒家长的恐慌。一些带有白人至上色彩的基督教领袖意识到，必须让南部基督教发挥政治影响力，否则会失去种族优势。但是种族主义无法拿上台面，反堕胎就成为当时一些基督教领袖用以团结信徒、获得政治话语权的口号。结果此举在 1979 年的总统大选中奏效，共和党候选人里根在保守基督徒的支持下顺利入主白宫。1980 年代之后，一些基督教领袖，如浸信会牧师杰瑞·法维尔 (Jerry Falwell Jr.) 和保守主义政治评论家保罗·维里克 (Paul Weyrich) 等人在政治上获得很大影响力。今天深刻影响美国政治的宗教右翼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美国基督教保守力量与党派政治捆绑这一

113 美国南部基督教学校与种族主义的关系可以参见，Chris Ford, et al, “The Racist Origins of Private School Vouchers,”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 (12 July 2017),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issues/education-k-12/reports/2017/07/12/435629/racist-origins-private-school-vouchers/>。

现象，从里根时期，一直延续到 2020 年川普与拜登的选举战。¹¹⁴ 这种党派政治与宗教的结合，导致最近一些年美国基督教内部在种族问题上的立场上更加复杂化和分化。

耶稣是什么颜色？

上小学时，曾读到一个故事：1960 年，一个黑人小男孩在美术课上，画了一幅耶稣像，耶稣被画成黑人。结果被白人老师批评，说耶稣是白人，不是黑人。当时只觉得这个故事很有趣。30 年后，当我开始读美国黑人神学的书才知道，原来这个故事真实反映了 20 世纪美国黑人神学的某些立场。

在黑人神学中，《圣经》不仅仅是一本关乎个体灵魂救赎的书，更是关乎黑人寻求自由和解放，走出奴役的书。在美国黑人基督教史上，《圣经》中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不仅关乎犹太人，更关乎黑人自身的苦难遭遇。非洲黑奴来自不同的部落，有着不同的宗教、语言和习俗。在美洲殖民地时期，黑人文化开始萌芽，基督教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在 19 世纪，教会和黑人基督教文化成为黑人重要的精神纽带。对于追求解放的美国黑人群体来说，耶稣也是一个黑人，因为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哥林多后书》3:17）。当代美国著名非裔神学家科恩（James H. Cone）在《十字架与私刑树》（*The Cross and the Lynching Tree*）中写道，我们不能绕开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受难，来理解在种族隔离时期被私刑处死的无辜个体的命运，以及美国黑人在过去数百年间在奴隶制度和种族隔离之下所遭遇的苦难史。但是科恩同时也感慨，黑人所遭遇的痛苦是其他种族所难以理解

¹¹⁴ 宗教右翼与种族主义的关系：Randall Balmer, *Thy Kingdom Come: How the Religious Right Distorts Faith and Threatens America*, Basic Books, 2007.

的。¹¹⁵

在这个意义上，耶稣是黑人；但同时，耶稣也是白皮肤、黄皮肤。耶稣具有肤色，耶稣又超越了肤色。任何在世界上被不正义压迫的人群，耶稣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任何经历内心破碎、艰难流离的人，耶稣就与他们同在。

基督教是白人的宗教吗？肯定不是。福音源于一世纪的巴勒斯坦，耶稣是犹太人。在基督教的传播中，福音传到非洲埃塞俄比亚的时间早于传到西欧、北欧和东欧。福音传到英国是公元7世纪。福音到达美洲是15世纪。基督教的一支，景教传入中国是唐代初年，那时候不仅没有美国，现代欧洲还远未形成。

但是今天，在华人基督教世界，时常被一种狭隘的基督教文明论叙述所影响。其认为，基督教代表着西方现代文明，自由民主都来自基督教。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被这一理论吸引，并成为基督徒。基督教文明固然可以提供给华人世界思想资源，但是基督教和西方文明之间从来就不能简单画上等号。将基督教与西方文明等同，往往是白人，尤其是白人殖民者的做法。在近代西方殖民过程中，殖民者用基督教为自己的殖民辩护，认为自己的殖民是传扬福音的手段。从《圣经》来看，基督信仰从来都不是建立在文明论叙事的基础上。耶稣降生在马槽这一事实就宣告了信仰与世界的张力。耶稣的门徒都是平凡之人，没有高的社会地位，更无显赫权势。在《路加福音》中，耶稣教导门徒，“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不要带食物和银子，也不要带两件褂子。”（《路加福音》9:3）耶稣不是让门徒做无准备的工作，而是要求门徒单凭信心去传扬福音，而不是依靠权势或者金钱。

“文明论”叙事影响之下，人们更重视美国的白人基督教，误以

115 对此的论述可以参见 James H. Cone, *The Cross and the Lynching Tree*, Orbis Books, 2011, 第一章。

为白人基督教的立场就是《圣经》的立场，而忽视黑人基督教和深刻影响美国历史的黑人神学。1990年代以来，中国移民潮让美国华人群体迅速扩大，华人基督教也发展迅速。由于华人多居住在条件较好的白人或亚裔社区，华人基督教对非裔美国人群体总体是陌生的。华人移民多是精英，精英心态往往使得其无法理解美国非裔社区严重的贫困等社会问题。加之，在过去十多年间，华人基督教受美国白人宗教右翼极大影响，导致华人基督教对包括非裔在内的其他信仰群体的神学、政治立场和伦理观念了解极少。亚特兰大枪击案发生后，很多亚裔社区十分紧张。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南部对黑人的公开私刑几乎每周都会发生，报纸上不仅会公开报道，甚至会附上血腥的图片。这次针对亚裔的枪击案，或许可以帮助华人基督教走出狭窄的小圈子，更多了解美国的其他种族，并更加富有同情心和更平衡地参与公共事务。

反对种族主义需要众人的努力

种族主义是人类的痼疾。不合理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可能会滋生种族主义，而人类心中的自义、偏狭也会强化种族倾向。经济下滑、社会转型，也有可能让少数族裔和社会边缘群体成为种族主义的替罪羊。

社会性因素无法在短时间改变，但是基督徒却可以通过自己的点滴努力为消除种族主义做出贡献。美国基督徒作家杰马尔·提斯比（Jemar Tisby），著有《如何反对种族主义》（*How to Fight Racism*）一书。今年，这本书被很多教会和神学院采纳作为培训基督徒反对种族主义的教材。¹¹⁶ 很多基督徒反对种族主义，但不知道如何实践。书中提供

116 Jemar Tisby, *How to Fight Racism: Courageous Christianity and the Journey Toward Racial Justice*, Zondervan, 2021.

了很多富有启发性的建议，简单列出几点：

1. 提醒人们每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任何种族都基于上帝创造而平等。种族不同是基于文化，而非生理。比如黑人、白人只是身体皮肤黑色素的的不同而已；
2. 承认美国存在种族问题，而且美国基督教历史上深深卷入奴隶制度和种族隔离制度之中。提斯比建议基督徒通过阅读历史书籍了解种族主义的历史；
3. 走进、了解不同的种族群体，学习不同种族的历史。歧视的前提是陌生和疏远，了解不同种族的人可以帮助我们克服偏见，增加更多的共情之感；
4. 在小组讨论关于种族主义的问题，加深大家对种族主义的认识，对于意见不同的人保持尊重和沟通。

或许，有人会问：我生活在一个没有明显种族歧视的地方，从来没有遇到过种族歧视，还需要去关心种族主义问题吗？

是的。表面上，种族主义是一个种族对另外一个种族的歧视，但其实质与很多其他社会问题有着类似的产生逻辑。比如狂热的民族主义、地域歧视、阶层歧视、性别歧视在精神实质上与种族主义类似。

作为基督徒，我们会发现，对被上帝创造之人所具有的普遍共同尊严的蔑视，是各种社会问题产生的重要道德和精神根源。理解种族主义，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理解与我们不一样的人群，也可以在我们帮助和关爱他人时，具有更多的同理心并换位思考，见证基督的爱和怜悯。

尾声

数月前，我所在神学院的一位教授在脸书上发文。他在清理岳父的遗物时发现一张 1968 年的纸条，是他妻子幼年读书的基督教学校给家长的通知。内容大意是：1968 年 4 月 4 日，马丁·路德·金遇刺，政府要求全国放假，以示悼念。但学校董事会经过讨论决定，不予放假。因为马丁·路德·金是一个扰乱社会秩序的假先知。

看到这则脸书消息，心中感慨万千。马丁·路德·金遇刺 50 年后，当我女儿进入同一个基督教学校体系读书时，我发现教室图书角不仅有很多关于马丁·路德·金的绘本，而且学生们还会背诵马丁·路德·金的那句名言：黑暗不能驱散黑暗，唯有光明能够；仇恨不能驱散仇恨，唯有爱才能够。（“Darkness cannot drive out darkness; only light can do that. Hate cannot drive out hate; only love can do that.”）¹¹⁷

本文原刊于 2021 年 3 月 30 日、31 日今日佳音微信公众号
标题分别为：《从“黑命贵”到亚特兰大亚裔枪击案，种族歧视为何
一直存在？》（上、下）

¹¹⁷ Martin Luther King, Jr., *Strength to Love*, 1963.

本文原载《用爱心说诚实话》，实体书索取（仅限北美地区）请扫描下面二维码，电子书索取请发邮件至pushijiayin@qq.com，邮件主题写“大选”即可。

用爱心 说诚实话

——2020美国
大选观察与省思



普世佳音出版